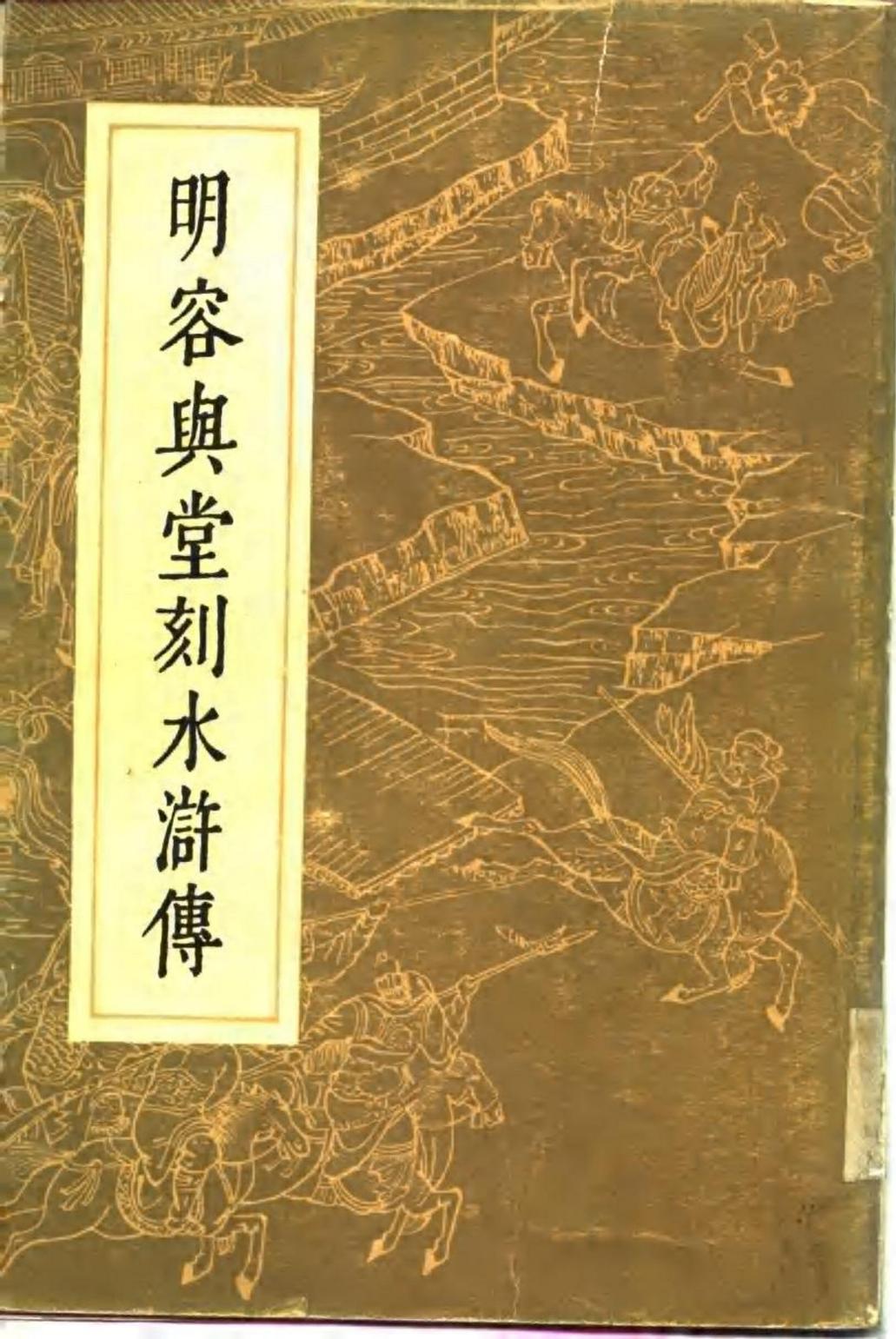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明容與堂刻

水滸傳
二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鷄武大郎

詩曰

可恠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

因此 破業傾資總為他 半胸風流有何益 一般

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牆內 血污遊魂更可嗟

半胸句 非一般句 句是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

雪梨籃兒一逕遶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

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

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麼吃得肥了武大歇

一箇尖
一箇呆
真逼真逼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
前日。要糴此三麥。稈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
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稈。鄆哥道。你說沒麥。
稈。你怎地。棧得肥。膀膀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
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糊。猴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
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
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
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
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
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
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從○小○孩○口○中○說○出○真○匪○夷○所思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厮又
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
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
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
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_且脫
膊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脫膊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
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
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
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耐耐那
王婆老猪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
地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

來問我武大道真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廝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真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湏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湏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惹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如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遶入去武大自把擔兒

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俵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恣施為 鄆哥指許西

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

要他何用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
做甚麼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
小。糊。猴。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麼。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
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麼。屁。那。婆。子。大。怒。揪。住
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
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
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
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似。矣。惡。也。似。則。却。惡。

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急
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
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逃來頂
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
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
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閑常時只如鳥嘴
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
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
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
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汝一時夫沒這說智量便
來拔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

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撇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昏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揜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没人來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
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
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
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
不回言却楚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
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冰窖子裡說道苦也我須知
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
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孚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
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苦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
是箇把柁的我是趁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剗來與你却甚是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狼狽裡便好

好。想。兩。

真。咄。咄。通。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
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
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
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
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
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
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湏下死工夫罷罷
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
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
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
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証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

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

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

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見貼戀

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

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

轉時必然腸胃逆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

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

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這箇婆子倒是一老手

此書比平下年事

宋與堂藏

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
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
壁子我自過來攙掇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
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
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
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
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
時間不是了乞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
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
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
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裡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吃倒頭把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昏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